

外交福將俞鴻鈞(下)

章君毅

(本文插圖刊131頁)

北伐成功之後，日本軍閥侵華日亟，全國士氣民心無比昂揚，幾乎人人都有犧牲奮鬥救亡圖存的壯志雄心。反日浪潮挾雷霆萬鈞之勢，一發不可遏止。然而抗日軍事行動格於現實環境，必須爭取時間。自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二）九一八事變，以迄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抗戰爆發，整整六年之間，俞鴻鈞始終處在矛盾衝突，風潮持續不斷的夾縫之中。時刻站在衆目睽睽，無從閃避的第一線。在日益緊迫嚴重關頭，爲爭取國家民族互久的生存而腹背受敵，委屈求全。這其間的焦頭爛額，辛酸艱危，便是他對國家民族所作的最大貢獻。

在那一段內憂外患交相煎逼的時期裏，上海市府對外須應付強敵日本的多方威脅，不斷挑畔；對內尤須疏導民衆的憤激之情，衝動之舉，以免造成日方挑起戰火的口實。同時俞鴻鈞負責當外交事務懷有極端矛盾的心理，宵旰憂勞，心力交瘁，都不足以形容他當時工作的勞累，處境的爲難。諸如：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，有一批來自北平中國大學、北平師範大學的學生，在南京舉行示威遊行，要求政府「立刻退出國

聯」，「統一寧、粵政府」，「一定要對日本宣戰」……甚且公然散發「打倒三民主義！」

「打倒國民政府！」之類的叛黨叛國傳單。實則國民政府早已下令禁止學生羣衆集體來京請願，尤於十二月八日對全國學生發出措詞嚴厲的警告，其中警句有：

「青年學生，爲敵人及宣傳所中傷，變本加厲，舉動逾常。……在此國難期間，搗毀秩序，妨礙交通之青年，是否爲真能救國之青年？……違國家法令，與賣國反動者以可乘之機，亦國之罪人也！……深冀吾愛國青年，嚴守紀律，共禦外侮，期達救國之目的。」

然而，各地青年仍然受共產黨徒及反動份子所散播之流言所蠱惑，情緒更爲激動。他們擁擁而起，全面罷課，鼓動風潮，紛紛自上海、北平各地湧向首都南京，甚至毆傷車站站長，臥軌阻止行車，然後驅逐旅客，自行開車駛往南京。十二月上旬，聚集在南京的各地學生總數不下七萬餘人。尤其連日不斷發生拘禁警察憲兵、毆逐校長教師之越軌違法行爲。蔣公亦曾以國民政府主席立場，親自接見學生代表，公開否定流言，宣

告政府對日方針不變，呼籲學生立即返校上課。學生代表表面服從，鞠躬告退。可是旋即分往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外交部請願，有的學生還攜帶了棍棒和手鎗，他們任意搗毀公物，毆打職員。連黨國元老蔡元培和代理行政院長陳銘樞都被他們毆擊成傷；甚至於要把已經受傷的蔡元培拖走。政府方面眼見他們實在鬧得太不像話了，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只好出動軍隊與警察，將當場率衆施暴的兩名學生加以逮捕。

這兩名學生雖然稍加拘留，略予偵訊很快的就將他們釋放，可是共產黨徒和反動份子立刻便利用此一事件再度鼓動風潮。學生聚衆示威，風潮越鬧越大，首都南京幾至無法控制，市面秩序一片紊亂。而且此一違法、越軌的學生運動迅即由南京傳播到上海，由一批批來自北平、南京各地的青年學生分赴上海各校，用激烈的言詞盡情煽動，鼓惑上海學生立刻罷課同往參加遊行請願。於是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一時，在上海南市中華路少年宣講堂召開反日宣傳大會，發表激烈言論，煽動羣衆情緒，並且惡意攻擊政府，很顯然的具有製造紛亂的企圖。當時的市黨部委員陶百川

、公安局長陳希曾唯恐發生意外，循例派人到會場監視，並且在演說者大放厥詞完畢，把他請出會場。原意只在讓他和已經被煽動得情緒激昂的羣衆隔離，以免節外生枝，鬧出事來。

詎料，當時在羣衆之中，早有大批共產黨徒混跡其間，一見演說者被警察人員請出會場之外，頓時高聲大叫：「這是綁架！」

「趕快救人！」

繼而，便煽惑民衆，結隊遊行，紛紛趕赴楓林橋上海市政府請願。民衆不明就裏，跟着去看熱鬧，遂使市府門外的示威羣衆越聚越多，到了下午四點多鐘，居然多達四五萬人。這四五萬羣情激昂，叫囂不已的羣衆竟然將整座市府圍了個水洩不通。

當時，市長張羣、代秘書長俞鴻鈞都在市府處理公務。起先，由上海市社會局派員出面疏導，說明演說者正在公安局嚴密保護，妥善照料之中。但是羣衆根本置之不理，吼叫聲浪響徹雲霄。其後，張羣市長親自出馬，站在市府臺階上向騷亂的羣衆剴切曉諭。於是，不可理喻的羣衆又將張市長團團圍困在石臺階上。而且，張市長挺身而出的這一站，居然從午到晚，由黑夜至黎明，整整被困了半天一夜之久。

羣衆騷亂之際，尤且衝入市府各辦公室，將市府官員驅散，公文案卷一陣亂翻，散落滿地，一片狼藉。俞鴻鈞則由四五位同仁相陪，時而府內，時而府外，奔走各地，竭力斡旋，苦口婆心，舌蔽脣焦，偏就無法說服失去理性的四五萬羣衆。四五萬羣衆都在破口謾罵，大肆咆哮，強迫

張市長下令拘拿陶百川和陳希曾。張市長嚴詞拒絕，雙方相持不下。市長無法突圍而出，俞鴻鈞着急得不斷的打電話向外面搬救兵，黨國元老李烈鈞聞訊趕到，其結果是連他自己也陷入重圍。上海特別市第一任市長黃郛及工務局長沈怡時在上海，這郎舅兩位同往勸解，在市府大門外鶴立一個多小時，始終無法衝破重圍入內。

僵局持續到第二天上午十時，俞鴻鈞三番五次痛切陳詞，方始和四五萬騷亂羣衆達成協議，由羣衆讓出一條路來，由他親赴公安局，領來那一位遠自北平來的演說者，當着四五萬羣衆的面，由他自行離去。至此，騷亂的羣衆方始心服口服，無話可說。於是漸漸的自動解散，結束了一場震撼全國的軒然大波。

俞鴻鈞的機智與果斷，從此也就不脛而走，傳遍遐邇，爲官方輿論與民間所一致交口讚譽。

國難空前嚴重，社會秩序大亂，在此國家存亡絕續的生死關頭，廣東方面的「軍政府」猶仍與中央形成對立狀態，蔣公爲了團結禦侮，只重國家利益，不以個人進退爲念，乃於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，辭卸國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長、陸海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，二十二日搭機飛往浙江奉化故里。於是，同日，國民黨四屆中央委員的一中全會在南京揭幕，推選林森爲國民政府主席、孫科出長行政院、陳友仁長外交、陳銘樞長交通、陳公博長實業、伍朝樞出長司法院、唐生智爲軍事參議院長、李濟深爲訓練總監。與此同時，以蔣光鼐爲京滬衛戍司令，粵系的十九路軍三萬餘人源源北上，駐防京滬。粵方「軍政府」諸人

的私衷大願，可以說是完完全全的達到了。

週旋暴日斡露頭角

於是，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元月初，張羣懇辭上海市長，並且堅拒各方挽留。元月六日，國民政府乃任命黨國元老吳鐵城出長上海市。

俞鴻鈞和吳鐵城不但毫無淵源，而且素昧平生。這一位辛亥元年光復九江有功的藹然長者，還來不及走馬上任，先就主動往訪俞鴻鈞，很懇切的說明他備位中樞，任務綦鉅，可能一時無法兼顧上海市政府的公務，請俞鴻鈞代他多費點心。言下之意，是讓俞鴻鈞代爲主持一切。當俞鴻鈞點頭應允，吳鐵城市長接篆以後第一件事，便是下一張條子：

「俞鴻鈞，着即真除上海市政府秘書長。」俞鴻鈞自民國十六年十一月進入上海市政府，前後五年半之間，由英文秘書而宣傳科長，而代理財政局長，而參事，而代理秘書長，而秘書長。接受吳鐵城的委託而代他當家做主。因吳鐵城在上海市長五年內，除決定重大政策及主持會議之外，從不看公文及過問府內各事，一切委由俞鴻鈞負責辦理。於是俞鴻鈞成爲中國第一大都市——上海最有權勢的人物。

然而，蔣公下野，中樞全面改組，迄至元月二十八日，汪銘猷腆視視的出任行政院長，粵方人物的私欲雖然暫告滿足，國家局勢却如江河之日下。就在汪銘銘就任行政院長的當天，午夜十二點鐘，日軍突然襲擊我國駐軍，強佔上海開

北。十九路軍就地抵抗，繼九一八事變之後，一二八淞滬之戰轟然爆發！

先是，日閥亟於進犯上海，明眼人一望可知。那是因為蔣公下野，中樞無主，日閥方始決心趁此機會，擴大侵略。當時，上海的三百萬市民，組成了一個「上海市抗日救國會」，推杜月笙、虞洽卿、王曉籟、王延松、陳靈洸、陶百川等為常務委員，而以陶百川為秘書長。抗日會實施對日經濟制裁，抵制日貨，孤立在華日人……他們所發動的抗日運動，一開始便獲得上海全體市民的熱烈支持。跋扈囂張的日本人因而成立「日本居留民大會」，有以對抗。與此同時，日本外交當局也在不斷的向我國提出抗議。他們抗議「抗委會」行動的官文書，在上海市府秘書長俞鴻鈞的辦公桌上，堆積如山。

二十一年元月十八日下午四時，有五名日本和尚，從江灣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的紡織廠門口經過，被憤怒的三友社工人毆打成傷。三天後，便有三四十名日本浪人，深夜縱火，焚燬了三友紡織廠。英國巡捕馳往灌救，居然遭到浪人的干擾阻止。雙方發生衝突，死傷在所難免。當天，日僑開會，要求對我採取強硬處置。於是，日本艦隊和海軍陸戰隊紛紛出動。

處理這接踵而來的兩件大事，俞鴻鈞所採取的對策是：日本浪人縱火以後又復阻止灌救，焚毀華人財產，嚴重妨礙治安。於是他理直氣壯，振振有詞，立即斷然作了對策式的抗議，也就是：日本人抗議過來，我們抗議過去。

頭一個回合，俞鴻鈞獲勝。二十一日，日本

駐上海總領事岡崎為三友被焚一案向上海市政府道歉，並且主動提出願意懲兇、賠償。

同日行政院長孫科等銜粵系中央之命，到杭州去敦促蔣公回京，蔣公鑒於局勢嚴重，毅然入京共赴國難。

然而，日方外交失利，軍事方面即轉守為攻。二十一日，日本總領事道歉，二十二日，日本海軍艦隊司令鹽澤，轉而向吳鐵城市長提出哀的美敦書，要求解散抗日團體，取締排日運動。否則的話，日本海軍就要「自由行動」了。

二十三日，日本內閣響應軍方，派遣大批軍艦，堂而皇之的駛向上海。

於是，由粵方主要份子組成的國民政府，開始大起恐慌。二十四日，外交部長陳友仁辭職，二十五日，行政院長孫科也遞了辭呈住進上海租界。上海市政府一心一意尋求外交途徑解決糾紛，轉請外交部訓令我駐國聯代表。因此，元月二十五日，國聯理事會一致議決，要求中日雙方代表，立刻轉請各本國政府，從速制止上海危機。然而，元月二十六日，岡崎態度丕變，抹下臉來，也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後通牒，要求立即解散排斥日貨團體及其他條款五項，限一月二十八日午後六點鐘以前答覆。

於是，吳鐵城市長在極力容忍之下，打電話給「抗日會」的主要負責人杜月笙，徵得他的同意之後，遂在二十七日下令取締「抗日會」，並且通令制止上海民衆組織義勇軍。而在次（二十八）日下午四時十五分，日本總領事通牒期限屆滿之前的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，正式答覆日方，

完全接受日方要求。

所以，當天下午六點，上海「時報」發出號外，根據吳市長斬釘截鐵的宣佈：「中日問題和平解決」，大上海從此免除戰爭威脅。全上海的人都鬆了一口氣，搬到租界裏去托庇於洋人的閘北、虹口民衆，歡天喜地的排成長龍，搬回自己家去。

一二八與新休戰案

但是，一月二十八日午夜十一時二十分，閘北方面槍聲大作，火光燭天，將全上海三百萬人一致從夢中驚醒。這又是日本軍閥的慣伎，自毀立場，罔顧信義。日本海軍陸戰隊指揮官敵島，以海軍陸戰隊及便衣隊四千餘人，兵分四路，向我閘北五區警署、虬江路、青雲路及天通菴各地展開猛攻。十九路軍的草鞋兵打電話到真茹指揮所，叫醒了睡夢之中的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。由蔡廷鍇下達了一道命令：

「誓死抵抗，寸土必爭！」

這便是一二八淞滬之戰爆發前後，中日雙方的交涉情形。在這一回合，首先是俞鴻鈞對岡崎，獲得勝利；繼則由日本軍方逕行出面，脅迫吳鐵城解散抗日會，吳鐵城在極端容忍下照辦了，其結果是日方照舊翻臉，開始大舉進攻。

因此，當年三十六歲的俞鴻鈞，內心極為憤慨。同時，由於他始終置身對日交涉的第一線，曾經奉蔣公之命，負責接待國際聯盟專程東來調查九一八事變的李頓調查團，從而他深切了解，九一八事變後，國際間固然譴責日本破壞和平，

但是，對於我國國軍不抵抗而放棄領土，不戰而退，同樣的表示輕視與不滿。「中國人不知愛國」、「中國軍隊無用」的輕蔑論調，在全球各地甚囂塵上。這一層，是了解實際情況，一向熱愛國家民族的俞鴻鈞所最不能忍受的。戰爭未起之前，他為了遵照中央決策，體念國勢岌岌，勉強的在確保國家尊嚴的大前提下極力避免爭端，盡量爭取和解。然而，日方顯露獍狎面目，戰事既起，他便立刻將滿腔的悲憤，化為巨大無比的力量。日軍開始瘋狂進攻以後，俞鴻鈞於膏繼晷，不眠不休，傾全力於發動民衆，成立上海市抗敵後援會。再通過報紙電臺，全面報導，擴大宣傳，揭發日軍暴行，闡揚國軍英勇事蹟，將全上海以至全中國同胞痛恨暴日侵略，矢志抵抗外侮的同仇敵愾之心，昂揚奮發圖志，猛一下子全給揭發了出來。這一股愛國洪流，宛如怒潮澎湃，從大上海迅速的擴及全國各地，不但波濤壯闊，尙且影響久遠。上海三百萬市民熱血沸騰，鬪志昂揚，從街頭乞丐到百萬富翁，人人樂於傾其所有，捐獻金錢實物支援前線，勞軍存款多得用不完，慰勞品把抗敵後援會所有租來的倉庫全部裝滿，以至於在各報刊登巨幅廣告：

「同胞捐贈超過實際需要，本會現已無地保管，不得已暫時停止收件……」

在上海外灘，一名司機胡阿毛被日軍拉伏，滿載一卡車的日本官兵駛往前線。胡阿毛在圍觀同胞高呼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聲中，咬緊牙關，猛踩油門，把車子開進了黃浦江，轟隆一聲，浪花四濺，胡阿毛殺身成仁，和一卡車的日軍同

歸於盡。

中央最精銳的八十七、八十八兩師合組而成第五軍，與第十九路軍蔡廷鍇部相棄成見，併肩作戰。日方則前後出動陸軍十一萬、軍艦十餘艘、飛機數百架，以海陸空立體進攻優勢兵力，和我八萬健兒相周旋。一開戰便發出：「四小時攻陷開北，二十四小時完全佔領上海」的炎炎大言。然而，這兵力懸殊，戰況空前慘烈的一仗，却足足打了一個月零五天，我軍死守陣地，屹立如山。日軍三度增援，死傷累累，連他們的「上海派遣軍司令官」白川義則大將（Shirakawa Goshinori）都在上海虹口公園被旅居我國的韓國志士擲彈炸斃。

前方將士士氣如虹，後方同胞全力支持。日軍損兵折將，毫無進展。鐵的事實，激起了全國同胞的抗戰信心，俞鴻鈞的私衷大願果然達成。國際人士耳聞目親中國軍隊作戰的英勇，中國民衆愛國情緒的熱烈，從而使他們先前輕視中國人和中國軍隊的心理，一改而為同情與敬佩。「東亞睡獅甦醒了！」這一句當年曾經振奮了全國士氣民心的讚歎，正是在民國二十一年「一二八事變」時期，由國際有識之士驚喜交集的發出，而在中外報章雜誌上騰傳一時的！

「一二八抗戰時期，俞鴻鈞在吳鐵城指揮之下，一方面傾其全力於激勵全國同胞的士氣民心，另一方面，也在不斷建議，敦促中央循外交途徑遏止日本的鯨吞蠶食，瘋狂侵略。二月二十八日，英、美、法三國公使提出「上海新休戰案」，中日雙方軍事領袖在英國軍艦上開始接觸。三月

四日，國聯特別大會決議：要求中日停戰。六日，淞滬之戰暫時宣告中止。而中日雙方的交涉，則一直延續到當年五月五日，方始由中國代表郭泰祺、日本代表重光葵（Shigenitsu Aoi）商妥要點如次的停戰協定：

一、雙方軍隊在上海週圍停止一切敵對行為
二、中國軍隊暫留在防地。三、日軍撤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，一如事變之前的原狀。

中日停戰協定簽字

五月十六日，上海停戰協定中日文本正式簽字成立。在這一段期間之內，俞鴻鈞肩負支援前線國軍作戰、維持上海治安、代表上海市政府參與停戰交涉等，一應鉅鉅繁難任務。——停戰交涉期間，一則我方代表郭泰祺曾於四月四日，因停戰會議進行困難，電請辭職，後經國民政府予以慰留。然而，同月二十一日，行政院國務會議議決，任命郭泰祺為駐英公使，五月三日，他竟因參加停戰談判，未能盡如人意，而被救國團體的代表毆打成傷。一則，四月二十九日，停戰會議進行時期，上海日僑舉行天長節（日皇誕辰）慶祝會，在虹口公園閱兵，有一位僑居上海的韓國獨立黨員尹奉吉，看不慣日本人在上海耀武揚威，向閱兵臺上投擲炸彈。日本軍政首要白川大將、重光葵等人身受重傷。一月後，白川傷重而死，重光葵被鋸去了右腿。由此可以想見，當時的局面是何等的嚴重與紊亂。所幸的是吳鐵城市長在俞鴻鈞輔佐之下，雍容鎮定，應變有方，將這接踵而至的許多重大危機，一一應付過去。使

得國際矚目，國人渴盼的上海停戰協定，終告順利完成。

會議期間，俞鴻鈞係奉行政院長汪精衛授權，代表地方政府承乏其事。這一次，他以代表地方行政首長的身份，擔任國際間的重大交涉，確曾又一度發揮了他堅毅不拔的性格，與乎縱橫捭闔的外交長才。他能把握國際輿論對我同情，前線軍事尚無重大挫敗，尤且善於巧妙利用當年士氣民心的激昂，以及與會英、美、法三國公使和他多年以來所建立的私人友誼，還有三國政府暗中抑日助我的傾向。俞鴻鈞臨危受命，代吳鐵城主持之下，再度完成一次成功的嚴重交涉。他自始至終堅守立場，日本未勝，我亦未敗。上海停戰協定就應該祇令日本撤兵，不附任何政治條件。

唯一遺憾的是：在上述要點第一項之內，日方堅持要求我國不得在自上海至崑山之線五十公里之內駐軍。當時俞鴻鈞曾經激烈反對，巨耐行政院長汪兆銘（精衛）一味想早日完成協定，訓令俞鴻鈞可予照辦。爲了這一件事，俞鴻鈞還不惜冒犯頂頭上司，一定要汪院長下個條子給他留此存照。汪兆銘無可奈何，只好親筆寫下這一紙憑據。往後京杭部隊調防，途經龍華，依照協定即應轉知日方，軍事委員會爲此特地指派大員到上海市政府徹查。軍方質諸俞鴻鈞：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俞鴻鈞不慌不忙的拿出汪兆銘所下的條子來，白紙黑字，鐵證如山，軍方方始無話可講。嗣後，民國二十五年夏，蘇嘉鐵路（由蘇州經嘉興銜接滬杭鐵路到杭州）建成，此一問題才宣告

解決。

上海停戰協定係由俞鴻鈞奉中央之命，代表我國簽字，而當時他的職位祇不過是上海市政府秘書長。由一二八淞滬之役，使俞鴻鈞聲譽鵲起，名滿全國，尤其獲得當軸諸公的器重與推崇。他正是在這一段時期開始受知於先總統蔣公，故行政院長孔祥熙、宋子文等諸首要的。尤其是宋子文，因爲，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，時已遷都河南洛陽暫避寇氣的國民政府，設置「淞滬戰區善後籌備委員會」，以宋子文爲主席，自此以後，宋、俞合作頗久，而且建立了很好的友誼。

除此以外，則還有五月十六日停戰協定簽字生效以後，同日，由上海市政府接收日軍所佔領的閩北。我國有史以來這破天荒第一次根據條約收回失土的神聖光榮任務，正是由這位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所完成的。

滬戰結束，閩北光復。五月六日，外交部長羅文幹發表宣言，敘述俞鴻鈞簽訂停戰協定經過。

歷時三十五天的淞滬之戰，讓俞鴻鈞經歷了上海開埠以來第一次國際戰爭。戰後，上海瘡痍滿目，百廢待舉。全部損失高達十四億元，工廠被毀九六三家，死亡、失蹤民衆一萬另二百八十六人。戰後的普遍現象是工廠停工，商店關歇，成千上萬的上海市民流落街頭，無家可歸。上海市政府毅然挑起此一沉重負擔，協助工、商業復業，收容大批失業者。與此同時，又發起資助剩餘勞力返鄉。龐雜與沉重的戰後復員工作，總算能在短暫的時間之內次第完成。俞鴻鈞協助吳鐵

城市長以明快的作風、敏捷的手腕，從此益爲蔣

公和孔、宋所器重。起先，是宋子文在淞滬戰區善後委員會主席任內，經常僕僕風塵於南京、上海之間，他每一次到上海，俞鴻鈞必定親自前往迎接，從上海北站火車站兩人見面起始，宋、俞二人把握時間，討論振興上海工商業，救濟失業民衆諸事宜。由於宋子文當時的本職是財政部長，上海一向是全國金融經濟的中心，宋子文和俞鴻鈞接觸頻繁，每每有所研商，很自然的便漸漸涉及財政金融問題。俞鴻鈞平時對於財金問題原就很有興趣，在上海主政多年，耳濡目染，再加以與之所及，悉心研究，觸類旁通，心得日多，赫然也成爲一位財經專家了。尤其他站在客觀立場，態度公正，又勇於進言，經常發表一些建設性的意見，使得宋子文大爲欣賞，譽之爲財經界的奇才。往後宋子文取代汪兆銘而爲行政院長，孔祥熙繼長財政，實行廢兩改元法幣政策，由於他經常聽到宋子文對俞鴻鈞的分析能力和卓越見解讚不絕口，不惜移樽就教，經常從南京到上海來跟俞鴻鈞籌商重大問題。浸漸久之，變成了孔、宋二位例於週六赴滬，週日上午和俞鴻鈞開早餐會報，決定財經方針大計。

其後，先總統蔣公邊醫囑留滬醫牙，也是每天下午四時必定召見俞鴻鈞一道飲茶，同時有所諮詢。自民國二十一年到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，中樞播遷重慶，其間足足五年，俞鴻鈞竟然普受蔣公、孔、宋的特達之知，參與中樞密勿。也就在這一段時期，奠立了他未來青雲直上，一帆風順的事業基礎。